以北偏北

张海龙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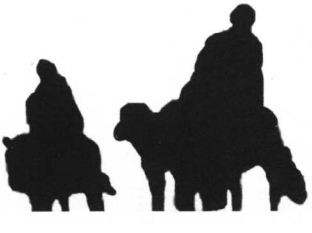
他带着一丝近乎零度的口吻，述写了西北偏北之下的风物、方言、饮食、民谣、历史、地理与流变。他以一种解构和夸饰的表情，记录了周遭的人物、闪逝的脸孔、河流两岸的气象、风尚的转移和思想的变迁。甚至，他用了一种嘲弄和仿写的手法，将目力所及的一些典籍与文本，一一撕毁，重新仿写并装帧，令人愕然。他精明且简单，又游刃有余地放肆，颠覆文本，向秩序开刀，时时骇人心跳。

闪逝的面孔 风尚的转移 思想的变迁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西北偏北男人帶

张海龙◎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西北偏北　男人带刀 / 张海龙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7.2

ISBN 978-7-5008-3799-2

Ⅰ. 西… Ⅱ. 张… Ⅲ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Ⅳ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 157019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　　址：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邮　　编：100011
电　　话：（010）62350006（总编室）
（010）82075934（编辑室）
发行热线：（010）62045450　62005042（传真）
网　　址：http: //www. wp-china. com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：北京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版　　次：2007 年 2 月第 1 版　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　　本：640 毫米× 960 毫米　1/16
字　　数：120 千字
印　　张：11.25
印　　数：1~6000 册
定　　价：20.00 元

版权所有　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作者简介

张海龙 媒体从业者，专栏作家。1973年生于兰州，1994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2003年创立纸老虎传媒机构。现居杭州。

责任编辑：王学良
投稿电话：(010)82075934
投稿信箱：gulouditie@126.com
装帧设计：大象設計工作室
010-84803033 徐 超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序一：把世界抱在床上

叶　舟

一

翻读这些书稿时，我藏在一道幕布后，问天打卦，心情流失。这是入冬以来污染最重的一日，日光稀薄，百鸟惊飞，在黄河两岸这个微弱的盆地里，在生活碰壁、文字隐修的半途中，这本随笔集说出了我们惟一可取的态度——

把世界抱在床上，同生共死，荣辱相随。

我的孤独日显昭彰，想在每一场酒局上空出两个位子，虚席以待，但又怕烧钱，落下个矫情的名声。先是小弟颜峻撤了，抱着一吨重的集装箱，将他的青春和往事搬进了北京城，写乐评，搞演出，弄得“像颜峻一样有名”；今年夏天，另一小弟张海龙也决然地撤了，把房子装修在了北回归线一带，在柔软的杭州，在湿润的节气里，整理出这些眺望的文字来，一遍遍抚摸西北偏北的拉杂往事。

少了这两个人，一座空荡荡的兰州码头，还能称作江湖么？

在逼仄的河流之畔，他们朗诵过我的诗歌，目睹过我的失败，见证了我的青春是怎样一寸寸嚎叫与湮没的。同样，我也欣赏过他们美妙的少年，认出了他们文字中的跌仆，并目送他们一骑绝尘，笑傲远方。在斑驳的旧日时光里，我们共存着一个旧日的地址，一捆旧日书信，一支老歌，以及一桩桩缠绕的回忆。在这一点上，即使世上最擅煽风点火的恶鬼，也莫可奈何。

因了，我们还葆有类似的述说，与煨心的文字。

二

他的这些文字，是青春时代的个人地图，是对一己的发言，是对西北偏北的一种解构与检索。当然，这和他的身份有关，更与灵魂接壤。

在日常，海龙是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，是浮层快乐的制造者，是红男绿女中的积极爱戴者。他兼而有之地拥有诗歌的少年，媒体时期的青春，网络狂欢的我型我秀，以及这些隐秘文字下的中年性格。他驳杂，却不失单纯；他踉跄，却一苇渡江；他记录，但更多的是参与；他抽身而退，只为了再一次“还乡”。

他带着一丝近乎零度的口吻，述写了西北偏北之下的风物、方言、饮食、民谣、历史、地理与流变，他善良可爱，类似他的弥勒之貌相，束身讷言。这时，他是诗歌中的少年张海龙。

接着，他以一种解构和夸饰的表情，记录了周遭的人物、闪逝的脸孔、河流两岸的气象、风尚的转移和思想的变迁，有一点狡黠，有一丝顽劣。这时，他又是网络上甚罢一时的“纸老虎”斑竹。

甚至，他用了一种嘲弄和仿写的手法，将目力所及的一些典籍与文本，一一撕毁，重新仿写并装帧，令人愕然。他精明且简单，又游刃有余地放肆，颠覆文本，向秩序开刀，时时骇人心跳。这时，他则是以“横行青海夜带刀”为名号的论道者，貌似谈经夺席，开坛讲义。

——只是，他所提及的所有这些文字事实，也是我已遭逢、并仍将继续遭逢的一卷地图。虽然，它现在已是一个凋零破绽的江湖。

三

一则故事说：

有天，一位兰州人来到了甘南路的一家酒吧。在吧台上，他点了三大杯啤酒，然后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一一排开，再去依次喝完。好心的侍应生上前，提醒说：先生，啤酒打开会走气的，您应该一杯杯来打。

这位先生闻听，先是感激，后哈哈大笑说：小伙子，事情是这样的，

我有两个兄弟，他们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杭州，而我现在坐在兰州。临分手时，我们约定，以后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喝酒，我们都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喝，以纪念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。

小伙子恍然。

后来，这位先生常常光顾，酒吧里的常客们也都熟悉了他的方式，并心里暖和，充满致意。

故事的转折开始了——

这一天，这位先生走进了酒吧，只在吧台上点了两大杯啤酒，然后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，默默喝着。酒吧里的常客们看见这一幕后，都噤了声，气氛一下子冷了。心直口快的侍应生实在憋不住了，上前劝慰说：

先生，我很悲伤，您损失了……

哦，不！这位先生理解了他的好意，哈哈大笑说：不，小伙子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的两个兄弟仍然活蹦乱跳，他们一个在北京，一个还在杭州。我之所以只喝两杯，实在是……

这位先生顿了顿，坦白说：

——只不过，是因为我自己戒了酒而已。

我不知道那位戒酒的人，究竟是不是我？

其实，这个故事是可以置换的，不论兰州、北京、杭州，抑或是都柏林、布宜诺斯艾利斯，还是新德里。像我喜欢的赵传所唱：从台北、香港和上海下着同样的雨，寂寞的心走走停停。云云。

四

好了，我必须归纳出这本随笔集的大意来。

把世界抱在床上，意味着你死磕，你炭面焦心，你顽固，你戏谑，你坦白从宽，你海明威，你切·格瓦拉，你还“不得不跟烈士和小丑走在一起”，带上灰烬的背影。即便你是一只巨鹰的标本，你也得挂在天上，保持俯冲。

起码，你也得张海龙一些。

序二：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

韩松落

认识张海龙，是从报纸开始的，《兰州晚报》。

大概是1996年，这张报纸上，开始出现一些文章，我们立刻发现了，这些文章不一样，会介绍《在路上》，会提到我们没有听过的音乐。我看报纸，犹如福尔摩斯在一切碎片里拼出线索，渐渐我拼出了写这些文章的人的线索，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，他要进入这家报纸，他成为特邀记者，他成为记者，他开始报道案件，他开始担任编辑。他是张海龙。

1999年，这张报纸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版面，我们立刻嗅出来了，这个版面不一样，这样的版面，出现在这个城市，这个人们还习惯于蹲在路边吃牛肉面的城市，多少有点不可能，至今也不大可能。我们默默地看，慢慢地谈论，在遇到陌生人时，如果对方也提起这个版面来，立刻省略了互相介绍的必要。这个版面的编辑，是张海龙。

终于有一天，因为这个版面上的一篇文章，我坐着34路车，去报社了。这篇文章，叫《愤怒的早晨》，作者的署名是“榆中一农妇”，她这样写：“我是一个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民，是为了一个我想不同（通）的问题，才这样写了一个愤怒的早晨，请你们不要笑我”，她这样写：“她急（疾）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被冷风吹乱的秀发在白嫩的脸上来回穿梭，黑色的平底鞋踩着积雪”，她这样写：“就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（噩）梦，眼前时尔（而）出现书记凶恶的咀（嘴）脸，和可怕的那只大右

手。”能把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出来的人，一定不寻常。

一米八，胖，戴眼镜。

我们开始是编辑和作者，是朋友，后来，是上下级，是同一个专栏版面上的两个作者。他带我认识这个城市里的作家、诗人、画家、无业游民，看画展，去那些奇怪的酒吧和聚会。我的世界，在2001年渐渐打开，在顶楼小屋写作的那些日子，常有风浩荡地从窗子里穿堂而过，我常常没来由地想起“好风万里”这样四个字。

给2001年、2002年由他编辑的专栏版面《新龙门客栈》写稿子，是最快乐的日子。可能在新的、更年轻的一代那里，还有人正在经历世界展开的快乐，在心里经历那些小小的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、暗流初涌。但在2001年、2002年，我也经历过。

他写作，但在他专栏作家、诗人的身份之前，他首先是个记者，这很重要，他选择这个职业，这个职业选择他，都是有道理的，他的天性里，更多的是记者的天性。在生活中，他有一种谨慎的深沉，他喜欢在置身事外和忘我投入中掌握自由穿行的权力，有时候，看得出来，他也想摆脱这种深沉，然而，这种方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，成为他与世界交接对话的基本策略，所以，当他偶然显得不那么沉着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反而不习惯了。在一次次的交谈中，在那些朋友聚会的夜晚，在那些灯光晦暗不明的酒吧里，我们习惯听到他告诉我们，那些他媒体生涯里经历过的事，无论是能写的，或者是最终没能写的，我们与他的对话，更多的时候，是建立在大量信息交换的基础上，而当他偶然流露出他的情感、他的忧愁、他的颓唐的时候，我们都难免四散而逃。作为朋友的我们、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要求的他，就只是这样：不动声色，手眼通天，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密匙，令人放心。大多数时候，他的确非常令人放心。

当然，写作中的他，也是一样令人放心的。他在一开始，就避免了那些写散文的人的老路：故土情怀，青春迷思，都市烦恼，或者陷于爱情的人的呓语。他在一开始，就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，只写那些他看到的、听到的别人的事情。而且，他从不掉书袋，而是洋溢着一种我所

喜欢的市井江湖气，也从不雕琢，只是尽着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分，把自己记者生涯里经历的那些诡异的、滑稽的、悲伤的、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一呈现出来，他的文章，看起来是一个城市的细节，其实却忠实地勾勒着这个城市的真实的轮廓，还有，那些言语所不能描绘的城市的气氛，让我们看到，入夜以后或者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别的地方，在别人的生活里的那些别样风情，别样景致。

题材的丰满和溢出并不意味着他就此忽视了文字本身，他有着惊人的适应性。在诡异的故事里，他的文字像黑房子里错落的钢琴；写到妖艳的情事，他可以在我们眼前铺开一层层的缤纷绸缎。所以，有人疑惑地提出“这些似乎不像散文”，但是，面对复杂诡谲的世界，“像散文”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在他“像散文”的那些部分，也充满了由一角冰山猜测暗涌与船难的可能：“在我们曾经的生活里，他曾经也像一颗遥不可及的火星，粗粝、荒凉、空气稀薄，并且充满想象。我们一直渴望接近他，却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失败。等到他可亲可近的时候，才发现他果真如此荒凉。”但是，他也让我们看到，那些生生死死，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波澜诡谲，却也只能刚好容纳进一篇 1000 字的文章里，虽然曲折有致，却文终情止，仅仅是这个事实，就足以让我们黯然心惊，而他却不动声色，隐藏在他的文字后面，把自己的悲伤、无所适从保护得很好，只在细微的地方，露出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序一：把世界抱在床上（叶舟）·01
序二：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（韩松落）·04

半个兰州01

■巴图之死·01
■半个兰州·03
■被曝光的爱情·06
■出门是江湖·07
■大地上的事情·09
■大哥·11

当牛肉面成为兵器13

■当牛肉面成为兵器·13
■到火星上去了·14
■地包天·16
■动物凶猛·17
■遁入空门·19
■粉墨登场·20

风吹来的沙22

■风吹来的沙·22
■干洗店的女孩·24
■冈察！冈察！·26
■跟哑巴结婚·27
■猴老爷子·29
■狗头金·30

河西酒廊33

■鬼打墙·33
■河西酒廊·35
■黑河流过古日乃·36
■黑社会·37
■刻葫芦·41
■花房姑娘·43

黄河茶摊45

■黄河茶摊·45
■黄河是他们手中的武器·46
■黄河水鬼·48
■火车不再开来·49
■假诗人·51
■街头争霸·52

离神更近的城市54

■嗑瓜子的男人·54
■苦水玫瑰·55
■老爷车·57
■离神更近的城市·58
■另一个男人·60

■流浪歌手的情人·61

算命村64

■流浪艺术家·64
■露天电影·65
■马不停蹄的忧伤·67
■算命村·68
■美国雷锋·70
■棉花俱乐部·71

那个凶暴的男人74

■摩羯星座·74
■那个凶暴的男人·75
■你那边现在几点·77
■牛主编·78
■跑体育的·80
■偏执狂·81

羚羊跑动的地方83

■葡萄美酒夜光杯·83
■前面是玫瑰,后面是棍棒·84
■枪响了,出事了·86
■窃听器·87
■羚羊跑动的地方·89
■人民浴池·91

石头记93

■杀人游戏·93
■上帝在我里面·94
■十年设一局·96
■一个诗人叫老乡·97

■石头记·99
■双百酒吧·101

挖了秦始皇的祖坟 103
■酥油歌手·103
■洮砚乡·105
■挖了秦始皇的祖坟·107
■外面的世界·108
■温州发廊·109
■像颜峻一样有名·111

羊皮筏子 113
■行为艺术·113
■醒酒屋·114
■录像机·115
■羊皮筏子·117
■一个朋友在路上·118
■移山记·120

早知道黄河的水要干哪 122
■鱼缸里的生猛海鲜·122
■早知道黄河的水要干哪·123
■浙江扁头·125
■中国最高爱情方式·126
■中山铁桥·128
■最后一杆·130

拉萨的小世界 132
■拉萨的小世界·132
■我们内心的爱与怕·134

■老大哥在看着你·136
■愤怒的早晨·137
■原来你也一样·140
■摸吧摸吧·141

尘世里的城事 144

■兄弟·144
■像一把刀子·147
■情欲艺术家·150
■在学童中间·152
■你嘴上有一种风暴的味道·155
■尘世里的城事·157

后记:万物生长·160

半个兰州

巴图之死

巴图身高一米九十多，体重两百多斤，是一个典型的蒙古大汉。

忘记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，只记得他的身体可真好：大冬天的早晨，就赤膊只穿件军用马甲跑操，浑身的肌肉看起来紧紧的，鼓胀着很多小馒头。我们想象中的蒙古摔跤手，就应该是他这样子。

大块头巴图性格极温和，说话行动都是慢腾腾的，却是极具威严，没人敢惹他。

想想看，如果让一头大象像一只老鼠那样迅疾无比地蹿来蹿去，该是一件多么骇人听闻的事！所以，巴图总是以一种笨拙的步伐在校园里幅度很大地走来走去。他的口袋里总会有一个酒瓶，另一个口袋里则装着他从草原上带来的一只雕花银碗。随便在校园某个角落里站下和他聊天，他就会把烈酒倒在银碗里，以蒙古人的方式先敬你一碗酒，然后和你慢慢喝着聊着。他的所有时间看起来都是慢慢度过的，走在哪里都气定神闲。似乎，他随身就带着一片辽阔无边的草原，到哪里都有着一种草原生活那种“逐水草而居”的散漫感。

有段时间，校园里流行穿兵工厂转民用之后生产的大头战靴，牌子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